

辛夷集



虹

均吾

一曲的彩虹，

你可是去「樂園」的道路？

我聽說「樂園」已無

你又將導我何處？

碧澄澄的天海無有盡頭，

我當向那兒求我的歸宿？

夜

均吾

淨無纖塵的青天，

好一幅無邊際的雲藍的紙！

玉梳一樣的月痕，

水晶一樣的星星，

安排出的

是什麼奇字？

海濱

資平

八分滿的月輪，跑出松林上面來了。她照在沿海岸綫一帶沙汀上，和雪一樣的白。她照在海面上，湫湫灩灩的反射出萬道銀光。晚潮

好像歡迎她，一陣一陣的赶上沙汀來。

一羣漁家底小女兒，跑到沙汀盡處，嘻嘻哈哈的和晚潮競走。

『姊姊！我的草鞋兒濕透了！』

『誰叫你不聽我的話！草鞋兒濕透了我不管。叫媽媽搵你！』

小女孩兒哭了，她姊姊却笑着，說：

『看你還跑到那邊去麼！』

小女孩兒揉着眼睛，癩癩的跑到她姊姊跟

前。一羣小女孩子也跟着她，離開了沙汀和潮水底接合線。

幾片浮雲被月色衝開了，月色更加明亮。不安定的海面，給月色擁抱着，漸漸的睡下去了。他們祇聽見晚潮一呼一吸底聲息，和松林裏唧唧的蟲聲。

鷺鷥

沫若

鷺鷥！鷺鷥！

你自從那兒飛來？

辛

夷

巢

你要向那兒飛去？

你在空中畫了一個橢圓，

突然飛下海裏，

你又飛向空中去。

你又突然飛下海裏，

你又飛向空中去。

雪白的鷺鷥！

你到底要飛向那兒去？

清晨

達夫

有一天早晨，他侵早的起來。把朝東的窗門開了之後，他看見前面的地平線上有幾縷紅雲，在那裏浮蕩。東天半角，反照出一種銀紅的灰色。因為昨天下了一天微雨，所以他看了這清新的旭日，比平日更添了幾分歡喜。他走到山的斜面上，從那古井裏汲了水，洗了手面之後，覺得滿身的氣力，一霎時回復轉來的樣子。他便跑上樓去，拿了一本黃仲則的詩集下來，一邊高聲朗讀，一邊儘在那梅林的曲徑裏

，跑來跑去的跑圈子。不多一會，太陽起來了。

從他住的山頂向南方看去，眼下看得出一大平原。平原裏的稻田，都尚未收割起。金黃的穀色，以紺碧的天空作了背景，反映著一天太陽的晨光，那風景正同看密來 *Millar* 的田園清畫一般。他覺得自家好像已經變了幾千年前的原始基督教徒的樣子，對了這自然的默示，他不覺笑起自家的氣量狹小起來。

郊外

達夫

晴天一碧，萬里無雲，終古常新的皎日，
依舊在她的軌道上，一程一程的在那裏行走。
從南方吹來的微風，同醒酒的瓊漿一般，帶着
一種香氣，一陣陣的拂上面來。在黃蒼未熟的
稻田中間，在彎曲同白線似的鄉間的官道上面
，他一個人手裏捧了一本六寸長的 Wordsworth
的詩集，儘在那裏緩緩的獨步。在這大平原內
，四面並無人影：不知從何處飛來的一聲兩聲

的遠吠聲，悠悠揚揚的傳到他的耳膜上來。他的眼睛離開了書，同做夢似的向有犬吠聲的地方看去，但看見了一叢雜樹，幾處人家，同魚鱗似的屋瓦上，有一層薄薄的蜃氣樓，同輕紗似的，在那裏飄蕩。

Oh, You Serene gossamer! You beautiful gossamer!

這樣的叫了一聲，他的眼睛裏就湧出了兩行清淚來，他自己也不知道是什麼緣故。

呆呆的看了好久，他忽然覺得背上有一陣紫色的氣息吹來，息索的一響，道傍的一枝小草，竟把他的夢境打破了。他回轉頭來一看，那枝小草還是顛搖不已，一陣帶著紫羅蘭氣息的和風，溫微微的哼到他那蒼白的臉上來。在這清和的早秋的世界裏，在這澄清透明的以太Ether中，他的身體覺得同陶醉似的酥軟起來。他好像是睡在慈母懷裏的樣子。他好像是夢到了桃花源裏的樣子。他好像是在南歐的海岸，

躺在情人膝上，在那裏貪午睡的樣子。

他看看四邊，覺得周圍的草木，都在那裏對他微笑。看看蒼空，覺得悠久無窮的大自然，微微的在那裏點頭。一動也不動的向天看了一會，他覺得天空中，有一羣小天使，背上插著了翅膀，肩上掛著弓箭，在那裏跳舞。他覺得樂極了。便不知不覺的開了口，自言自語的說：

「這裏就是你的避難所。世間的一般庸人

都在那裏妒忌你，輕笑你，愚弄你；只有這大自然，這終古常新的蒼空皎日，這晚夏的微風，這初秋的清氣，還是你的朋友，還是你的慈母，還是你的情人，你也不必再到世上去與那些輕薄的男女共處去，你就在這大自然的懷裏，這純樸的鄉間終老了罷。」

岸上

朱若

岸上的微風

早已這麼清和！

遠遠的海天之交，

只剩下晚紅一線。

海水淵青，

沈默着斷絕聲嘩。

青青的郊原中，

慢慢地移着步兒，

只驚得草裏的蝦蟆四竄。

漁家處處，

吐放着朶朶有涼意的圓光。

一輪皓月兒

早在那天心孤照。

我吹着枝

小小的「哈牟尼笳」，

坐在這兒海岸邊破船板上。

一種寥寂的幽音

好像要充滿這瑩潔的寰空。

我的身心

好像是——融化着在。

✧ Harmonica

牧場

資平

七八歲的鶴鳴到鐵牛家裏不滿一星期，暗流的眼淚，比他媽媽死時哭的眼淚，要多幾倍了。鐵牛也有兩個兒子同在一間蒙塾念書，鶴鳴的媽在時，鶴鳴和他們吵過了幾回，到了今日，鶴鳴祇低着頭，眼眶裏含着幾顆豆粒大的金剛石，任他們的拳腳交下，再也不敢吵一句

！

鶴鳴在他的伯父家裏，最不慣的，最悲痛的，就是一晚上在被窩裏滾亂了的黃頭髮，早上起來，再沒有人替他梳理；一天在野外吹了一面的灰塵，塗了雙脚的泥土，傍晚回來，也沒有人替他洗乾淨。到了黃昏時候，他一個人站在空曠的牧場上，一手牽着牛，一手搓在腰間，偏着頭，傾聽什麼似的。過了一會，他才覺悟，他從前聽慣了底『鶴兒！怪晚了還不回